

上海科技社防疫图书版权输出海外的背后

2020年新冠疫情突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温泽远与分管医学编辑部的副总编辑李珺商议后决定,启动防控手册编撰工作,为大众读者提供科学的防控指导。

在考虑图书主编人选时,李珺提出,一定要找既权威又有影响力的张文宏!张文宏是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疫情暴发时,他的抗疫金句深得人心,因此成为“硬核专家”。在确立编写提纲时,李珺制定了“易懂,好用,有干货,体现上海水平”的原则,并确定了从生活场景切入讲述防护关键要点的架构。之后从动议到上线,仅用了五天四夜。张文宏组织强大的编写团队,利用临床、科研工作的零碎时间以及夜间休息时间,查询大量资料,厘清编写思路,确定图书框架,根据不断更新的国家卫健委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权威指导意见,数易其稿,终于完成

(上接第5版)

疫情催生对外出版开拓创新

做好两个市场两种销售 提振出版市场信心

俞慧洵(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拓展部主任)

疫情对凤凰集团“走出去”工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总体而言,版权贸易合作进程放缓;展会业务部分停摆;实物出口降至谷底。

从版权贸易看有四方面影响。一是版权贸易效率降低。2月版次及外司人员居家办公,版贸各项任务工作效率降低。二是外事出访暂停。受国际疫情影响,2020年书展和以版贸为核心的自组团或取消或延期,对年度版权输出数量必将造成影响。三是各类重大项目受实施进度影响申报和结项延迟。四是合作出版项目取消或延后。受疫情影响,原计划中国做调研的作者,现在纷纷取消行程;原定邀请海外出版人做讲座的分享活动延期;海外汉学家/作者的撰稿、审稿进度延期现象不断出现。

在展会业务方面,因伦敦书展在开展前夕宣布取消,凤凰集团除版权、实物进出口、印刷服务贸易受影响以外,书展筹备期间完成的图书国际发运、展台设计制作、活动组织等项目造成近30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7月前所有海外国际书展团均已取消,导致原定的版权贸易、图书销售和原拟举办的相关活动均受到影响。

实物贸易受到多方面影响。一是出版物实物出口,如输出日本的图书订单部分流失或暂时无法正常报关发货;每年3月在凤凰发行集团举行的南京馆藏图书订货会取消,原计划来华至订货会现场选购图书的新加坡等国客户取消出行计划,造成一定数量订单的流失;由于凤凰发行集团物流基地在疫情期间停止运行,新图公司出版物实物出口业务几乎暂停。二是印刷服务出口因欧美客户取消或顺延订单带来损失。三是文化活动“走出去”。2020年春节,由凤凰文贸集团组织的以“阅读中国”为主题的文化庙会(加拿大站)受疫情影响取消,导致产品现场展示、面对面的商务合作洽谈受限,造成文创产品以及生活、包装用纸等纸制品通过文化庙会推广到加拿大的计划暂时搁浅。四是出版物进出口业务受阻。同时学校延期开课,使教材订单无法正常执行,造成一定损失。五是纸张及木浆进口业务

因订单减少而受阻。

值得欣慰的好消息是,凤凰澳大利亚公司的图书电商“双城理想”,从澳洲疫情暴发的3月开始,3、4月销售数据分别比2月增长了373%和405%。后台订单激增表明大部分人居家以后的读书需求旺盛。该公司和几家经常合作的物流公司沟通,向澳洲大部分城市顾客提供1~3天寄达的服务。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凤凰集团及旗下各社与海外同行一直保持密切交流。与数十家重要的海外合作单位负责人互相发送慰问函件,在维护友谊的同时推动合作。

书展方面,海外出版商实际参展的数量可能会下降,通过云平台参展的可能性比较大。对此,凤凰在调整参展方案,既要突出国际性,又要做好疫情防范,这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如果疫情转好,法兰克福书展可能成为一个爆点。凤凰将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为工作重点,做好参展的各项筹备工作。在疫情好转的前提下,做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准备。

在版权信息互动交流方面,凤凰集团召开了版权团队专题会议。各社版权经理对各社内容进行梳理,编辑图文信息与海外版权经理进行邮件沟通。特别是在图书英文信息上做得更精致,提炼亮点,便于海外版权经理一目了然。同时,集团英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推送版权贸易洽谈成果,并进行防疫抗疫图书和向外向好书推荐。

目前海外出版商大多仍居家办公,但是办公效率稳步上升。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密切关注和同步推动。在国外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海外市场 and 国内市场两方面挖掘机会。两个市场和两种销售并不是割裂的。对于坚守诚信的国际化企业来说,中国出版市场销售稳定以及版税积极结算,在这个特殊时期都是对海外出版企业的支持和鼓舞。在这样的危机中,凤凰集团做好线上销售、直播销售,能够提升全球出版市场的信心,也更加有利于未来海外业务的开拓。凤凰集团还全力组织下属各社积极向海外

了科普读物《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项目启动后,李珺组建了编写编辑工作群,编辑团队配合医务繁忙的作者团队的节奏,不分昼夜紧密合作。温泽远建了生产协调群,从书号申领、编辑、排版、校对到印刷,相关人员一直高速运转,确保生产流程顺畅。该社国际部还与编辑团队一起建了版权输出群,实时交流版权合作方信息、诉求、合同条款要点,英文版译文审核与修改以及各语言版本封面的审核,共同推进版权输出速度和图书质量。

国外出版社早在2月初就关注到张文宏教授团队编写此书的讯息,陆续发邮件询问版权。上海科技社简化流程,先后授权英语、波斯语、俄语等多个语种。目前,伊朗波斯语电子版已在伊朗总统府下属战略研究中心发布,供伊朗民众免费下载阅读,英语版、越南语版、泰语版、意大利语版、葡萄牙语版、土耳其语版、日语版等已由当地知名出版商翻译出版,其他语种将于5~6月陆续面世。

(乐毅)

案例解读

纸托邦携手利兹大学推出众译项目「跃跃一试」

近年来,中国文学英译平台纸托邦(Paper Republic)与英国利兹大学合作开展了许多项目,如纸托邦的初创成员到利兹大学讲座、任翻译导师,大学给纸托邦网站的作家作品数据库制作内容标签系统,便于更多人发现。

今年4月,纸托邦又与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开展了新合作。纸托邦网站创始人艾瑞克(Eric Abrahamson)在受访时表示,几周前,该中心副主任找到纸托邦团队,提出一个想法:现在有很多赋闲的人有兴趣尝试翻译工作,可以请他们对同样的内容一起翻译,然后纸托邦的译者通过Zoom平台提出意见反馈,最终确定一个版本并进行线上出版。

据悉,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自2016年创立以来一直与纸托邦、基于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网络、马士里他出版社和企鹅中国等机构合作,举办演讲、读书会、工作坊、研讨会、文学翻译竞赛、大师班等活动。该中心的“汉语写作”项目曾得到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的资助。

此次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纸托邦盘点了他们计划翻译的中国短篇文学作品,并在Read Paper Republic平台上发布,希望从中找到最适合进行众译的作品。利兹大学提议使用“跃跃一试”(Give-it-a-go)这个名字,来吸引更多翻译新人加入。

此时,邓安庆的短篇小说《与父母相处的四十天》(不到5000字)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艾瑞克说,邓安庆作品的语言很直接但是不简单,提供了很多需要去解决的翻译问题;内容上也极具中国文化特色,这对译者熟悉中国文化也很重要。于是双方确定将这部作品作为众译的目标作品,共同大力宣传推介。原以为只有二三十位译者参与,最后竟召集到124人,这完全超出了双方的预期。

艾瑞克表示,这可能不只是邓安庆作品本身的魅力,很多人都想尝试一下翻译的机会。124位译者中有翻译专业的学生、中国学生、专职译者,还有从未做过翻译但对此感兴趣的新人。原来他们计划每位参与者提供一份完整的译作,纸托邦阅读每位译者的译作后提供反馈,现在他们不得不调整,先把译者分为4组(每组约二三十人),每组对作品的某一部分进行翻译,然后纸托邦进行分组评议。

艾瑞克介绍,每组有两名纸托邦的译者负责推进,纸托邦从每组试译作品中选出3部对作品进行独特诠释的译本。然后逐字逐句阅读试译的文字,在3个试译版本之外补充一个大家多少能达成共识的第4个版本。他坦言:“当然很难完全达到统一,但是对于如何更好地翻译某些句子我们有很多讨论,这个讨论过程是这件事的关键,团队一起探讨翻译的思路和解决办法,也希望参与者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在群管理方面,他们采取除组长之外其他成员静音的办法,如果成员想发言可以选择取消静音设置,或者在聊天区输入想说的话。大多数人都会在聊天区进行讨论,这种办法很奏效。艾瑞克说,目前他们已就这部作品4个部分的译作达成共识,正在将各个部分内容编辑整合成一部完整的译作,希望5月21日在线上推出。

艾瑞克表示,疫情对他的工作也有影响,不仅要居家办公,未来大半年的工作都堆积在一起。现在大多数美国人未来一年都会受到影响,全球经济也将被波及。

谈起纸托邦近来的发展及未来设想,他说,纸托邦的中国文学“短译”翻译系列与不同机构开展合作,一开始是在纸托邦网站上发布,之后他们扩大了合作伙伴,与洛杉矶书评中华频道合作推出两个“单读”非虚构系列,未来还将与其他伙伴合作推出小说系列。艾瑞克本人近年来翻译了徐则臣、阿乙、鲁羊等作家的中短篇,其中鲁羊的《银色老虎》2018年年底发表在《纽约客》夏季小说刊上。

逆风而上 持续推进“走出去”

幸敬杰(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出版中心主任)

式进行。

尽管存在重大不可预见、不可抗因素,但新华文轩对国际出版的顶层设计一直是清晰的、符合自身现状的:即用控制成本、降低风险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版权贸易、实体书出口这两项最能产出实际效益的方面,尽量采取市场化授权,通过产品线打造、版权置换、品牌合作等方式将输出稳定性和常态化,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为抵消疫情对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一是继续同外方出版机构、版代公司、发行中间商远程处理业务,二是鼓励各单位充分利用代理和在线版贸平台保障业务的继续开展,三是鼓励各单位开展“一棵树”式的融合版权运营,将纸质版、数字版、文创乃至展演等形态与外方进行整体合作,以达到传播的协同叠加效应,四是将原本计划用于参展和差旅的时间用于内部培训,比较研究领先同行的案例与经验。

在开发本土化图书时,最先感知到市场变化的往往是海外的当地出版商。新华文轩积累了一大批相互熟悉、信任的长期客户,外方会及时把新的阅读偏好反馈给我们,我们针对性地进行内容研发和品种

推荐调整。目前,各社成立的众多海外编辑部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走出去”图书一定是真正被需要,而且外方出版社有足够的积极性来完成本地化。为此,一是要在内容研发上贴合海外读者需求形成吸引力,二是尽量通过市场交易让外方出版机构主导后续流程。所以,新华文轩更多地做好内容环节,如内容研发以及授权方式的安排。这样不仅规避了海外市场的风险与繁琐的落地工作,而且能让出版单位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实现更多输出,外方也能使自己获利最大化。

由于出版物在社会生活中不属于生存必需品,特殊时期海外市场很可能减少对我国出版物的引进,而且会随着即将到来的消费下行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下,对外出版工作更需要持续和稳定。新华文轩所属各出版单位多年来持续采取打造产品线、互换版权、聚焦重点作家/作品等策略,与合作伙伴在当地培养了一定规模的读者基础,有助于抵消市场需求的波动。比如出版社针对同一产品线上的图书品种,致力于与同一或同类海外出版机构搭建稳定合作,推进我们产品线的“整体移植”,这样输出就实现了常态化。

此次公共卫生事件在我国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在境外仍然呈扩散趋势。鉴于疫情对社会生活和经济运行有极大冲击,国际市场需求很可能大幅减少。

新华文轩的国际业务目前主要有版权贸易、实体书出口、融合“走出去”、海外展演四个板块,其中前三项不强求“人对人”的接触场景。且由于新华文轩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稳定客户,平时的“走出去”工作基本也通过线上进行,所属各单位更多是做好上游环节。截至目前,中外沟通顺畅,部分合作项目因疫情而推迟,今年所有海外书展、外事出访、海外展演等计划恐将全部取消。总体来讲,今年的对外出版工作会受到一定影响,但程度有限。

今年下半年的参展重点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如何办,要根据主办方的安排而定。我们出版单位与外方的互动一直很积极,通过外方出版机构、版代、线上版贸平台、发行中间商远程处理各种事项,今年1~4月的版权输出数量仍与去年同期相当。

尽管线下参展存在一定困难,新华文轩也在向中央主管部门建议:组织一些实力较强的平台型单位为全国同行创造业务机会。如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等单位可依靠自身优势,为全国出版单位提供诸如“BIBF线上参展”“海外书展线上洽谈”“对外发行渠道中盘”等便利,可极大助力对外出版工作的持续开展,具体合作可按市场化方

书展上见面的半小时是在“看人”

姜珊(五洲传播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

新冠疫情对“走出去”工作最直接的影响是很多国际书展参加不了了,尤其是五洲传播出版社常去而其他中国出版社不常去的一些书展,因此对我们的影响会更大。我们去的这些地区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多,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不多,所以参展可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现在对于我们而言,参加国际书展并不仅仅是去展出图书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去“刷存在感”,很多场合首先要出现,之后才能谈逐步产生影响。尤其是很多时候参加那些传统意义上不是特别重要的书展的时候,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在那里可能会有什么市场机会,所以我们的出现才会更加有意义。如果仅仅交流图书讯息的话,电子邮件就够了,对方还有时间慢慢看。书展上见面的半个小时,其实不是在看书,而是在看人,和

老朋友叙叙旧,认识认识新朋友,这也是为什么书展上面面对面的交流是任何形式的“云访谈”“云书展”“云论坛”不可替代的。我们目前计划下半年参加沙特和墨西哥的书展,但这两个国家现在疫情不太乐观,我们只能静观其变,看最终的条件是否允许。

我们与很多合作伙伴有多年的合作,他们现在面临种种困难,原有的出版计划可能会推迟,我们会给予充分的理解。此外,我感觉疫情让我们和一些合作伙伴的关系更为紧密。原来大家的沟通交流仅仅局限于业务层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有太多个人感情上的交流,而因为这次疫情大家突然有了命运休戚与共的感觉。春节期间我收到大量讯息,来自我们在各国的合作伙伴,给我们支持、鼓励、祝福,后来其他国家疫情变严重后,我们也不断给他们支持和鼓励,还会给一些有需要的合作伙伴筹措口罩,甚至大

家互相吐槽一边带孩子一边居家办公的生活。在灾难面前,人类的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反而被激发了。

出版业谈起线上工作,传统出版社仍处于非常滞后的状态,大家过去也没有意识到有这个必要性。这次疫情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的核心工作目标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围绕这个核心来支撑我们下一步工作的抓手?甚至包括用什么样的软件来协同工作?这些问题都更值得我们深思。

有一个说法我比较认同,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现状,其实都是半年或更早前某一个事情的结果。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疫情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是,我们没办法去参加书展了,或者说合作伙伴没办法来中国了,他们的生产进度滞后了,他们暂时无力策划更多的选题了等等。但其实可能更深远的影响是半年以后,当全球整个行业都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产业的上下游,比如说纸厂、印刷厂、排版公司都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会受到的影响可能比今天要大得多。